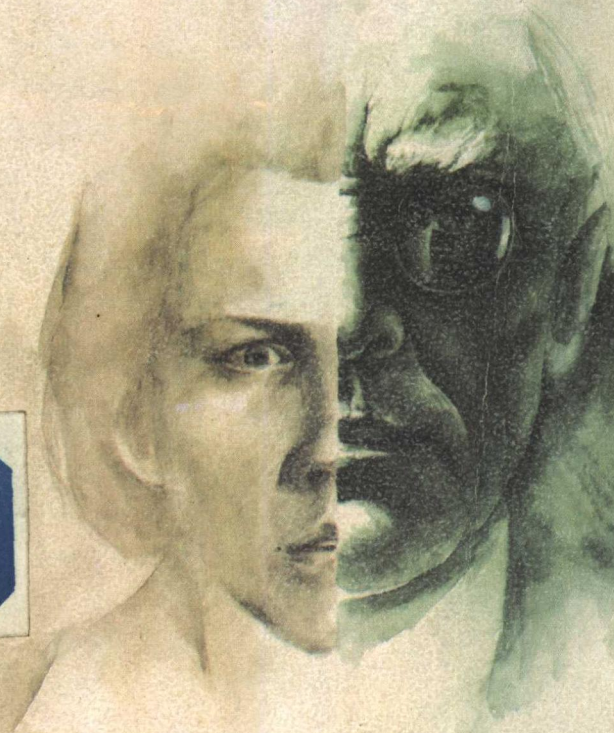


昆仑出版社

猛禽

〔加〕约翰·索尔



The Birds of Prey

By John Ralston Saul

根据 Totem Books(Toronto)1979 版译

· 外国惊险小说丛书 ·

猛 禽

[加]约翰·R·索尔 著

向晓红 喻林久 译

昆仑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昆仑出版社总发行

*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印张 $7\frac{1}{2}$ ·字数 150,000

1988 年 10 月第 1 版·198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501 00

ISBN 7-80040-047-6/1·39

定价:1.90 元

内 容 简 介

法国三军总参谋长阿勒赫将军在法国政界、军界举足轻重，一个淫雨霏霏的夜晚，他乘坐的专机坠毁在法属留尼旺岛，是事故，还是谋杀？

作家斯德恩窥破个中玄妙，决定以专机飞行员遗孀、他的情妇梅娜妮作为这一悬案的起点，展开上下左右各个不同层次的调查。由于他揭开了政界、军界与黑社会的联系，撕开了阴谋的伤疤，一连串骇人听闻、触目惊心的事件接连不断地发生，斯德恩被黑社会打手毒打、监视；整个巴黎都受到黑社会的威胁。他和梅娜妮在生死关头，谱写了一曲英雄儿女的浪漫曲……

然而就在胜利曙光乍现，斯德恩在枪击身亡，梅娜妮能否完成她未竟的事业？

谁是谋杀犯？谁是幕后操纵的幕僚指挥？谋杀的目的又是……

小说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故事完整紧凑，对资本主义社会荒淫腐化的生活方式，诸如同性恋、山村妓女旅馆、黑咖啡馆、性生活放荡等，

予以大担揭露；小说还详析了二次大战前后法国政界军界你死我活的权力争夺以及黑社会内部尔虞我诈、互相利用的人际关系。读来耐人寻味，引人深思。

小说于一九七七年由英国伦敦麦克米兰有限公司第一次出版发行。

一九七九年，由英国箭书公司 and 美国科林斯公司联合发行图腾版，在美国印刷发行，出书二十二万余册，一抢而空，成为当年美国最畅销书。各国报刊给予该书极高评价，称该书可与福赛斯驰名世界的《豺狼的日子》媲美。

小说作者是国际著名小说家，加拿大多伦多人约翰·R·索尔。他笔调细腻、文字优美、刻画人物丰满、栩栩如生。

全书十五万多字。

译 者

1988年5月

序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日，留尼旺岛圣德尼斯城消息：阿勒赫将军的印度洋之行于昨晚十一点悲惨地结束了。出席了在总督官邸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后，将军带着妻子和女儿来到吉诺机场，同行的还有参谋本部的四位官员和由十三人组成的机组。

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细雨绵绵。DC—6型专机已加满了油，备用油箱也已满载，足以直达红海口的吉布提。

十一点十五分，这架有四个螺旋桨的飞机滑上了跑道。控制塔里的人们发现它在起飞时有点麻烦，跑道和海是平行的，右边是丘陵，再往后是火山“纳士峰”；正前方不远处，山峦重叠；左边，是大海。飞机沿海岸起飞，一升入空中就得向左急转弯，然而，参谋本部长官的专机却在向右转，控制塔提醒飞行员：他正朝危险区撞去。

但已为时太晚，几秒钟后，飞机撞断一条

电缆，全岛顿时陷入黑暗，紧接着掠倒一排树，一头扎在斜坡上，一万八千公升汽油轰地爆炸，烈焰冲天而起，机上人员迅即丧生，只有一人幸免。坐在飞机后舱的一位空中小姐，被附近村子里一个青年农民用刀砍断身上的皮带救了出来，她的生命仍处于危险中。

事故发生于起飞后八十秒钟。

读者从厚厚的报集上抬起头，向后一仰，漫无目标地望着这十九世纪的圆顶大厅。大厅内装饰着种种裸体人像，有的出自文学作品，有的表现宗教活动，还有的反映历史战争。他闭上眼睛，试图通过开始发黄的报纸上这几句简单的话，再现四年前发生在留尼旺岛上的事。

飞机被炸成了无数碎片散落在甘蔗地里，淫雨霏霏，火势逐渐减弱。爆炸把附近的农民抛下床来，他们胆战心惊地走出屋门，一步步地朝火光走去。黑暗中，他们磕磕绊绊地挪动脚步。飞机残骸正吐着黄色火焰，辉映着这漆黑的夜晚，数百张烧得残缺不全的照片从空中飘落下来。这些照片是将军印度洋之行的见证，甚至还留下了他当天早晨抵达留尼旺岛同一机场时得意洋洋的神情。一张烧得只剩一半的照片挂在树枝上，上面是将军正在挥舞的手；另一张碎片上，只剩下他隐藏在太阳镜后那严厉而不安的眼睛，那孩子气的脸颊已被烧掉了。支离破碎的躯体不自然地躺在那里，仿佛它们历来如此，从一开始就与原来的自我互相分离。这一

切使农民们恐惧地往后退。这时，他们听到一个幸存者微弱的呻吟。这是一位小姐，是爆炸把她抛出了飞机，她全身是血，遍体鳞伤，衣服撕得稀烂，骨头压得粉碎，坐得直直的，恰似一个入迷的电影观众在独自等候，而十英尺高的甘蔗林包围了她，隔断了她的视线——一个年青人抽出一把农家常用的刀，轻轻一挥，就把她从这只“非凡的小鸟”的残骸中解救了出来，他的行动看上去就象在杀一只鸡。

身着制服的总督和其它官员赶紧离开宴会来到这里。将军离开他们才不过一小时就发生了这场悲剧，他们惊惶地、神经质地残骸周围走来走去，竭力使自己不被雨水淋湿，同时毫无意义地组织抢救，而那里已没什么可救的了。

读者睁开眼睛，驱走了那些可怕的幻觉，朝左边望望，一个老妇正全神贯注地读一本十八世纪的时装图样，她的帽子做工讲究，然而已明显地磨损。右边，一个不修边幅的美国学生正懒懒地翻着一本过期的社会主义月刊。这一天正是一九七二年三月八日，一个充满生机的春天的上午。

他的眼光又回到了桌子上。

第 一 章

一九七二年三月六日，戈瓦斯

褐色的石头带着凶兆一直延伸到天边，苦涩的海水味悄悄地从人们脚下升腾起来。周围仿佛是一个巨大的墓穴——被大西洋吞噬并毁灭的墓穴，只有那些沉重而光滑的石头相互偎依、倔强地卧在那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潮汐的冲击对它们无可奈何。这些石头是把小岛和四里外的大陆连接起来的纽带，任何从卢瓦蒙第埃出来的人，如果不知道法国西海岸的确切位置，而走进这无遮无盖的大洋上的狭长、低洼的盆地，就无疑会陷入凄凉的死河。

弗朗西斯·特·莫泊斯从未有过丝毫恐惧，他走在妻子和四位客人前面，从岛上下来，便轻快地直奔那一排褐色的石头，他那肥胖的身躯随着他的腿向前移动，尽管退潮后路还有点滑，但他的步子仍然平稳而自信。

他总是坚持要让那些头一次光临的客人们看看戈瓦斯。那些敢于冒险踏上石头小路的人仿佛刚刚发现他如此傲慢而且不破惯例。

他回过头来，摇晃着已是大汗淋漓的脑袋，大声呼喊那些在湿地上犹豫不前的人。

“在岛的那一边没修那可怜的桥以前，每个人都得穿过戈瓦斯，走这条路才能到岛上来，如果你动身太晚，潮水就会追上你，把你的汽车卷走。假若你运气好，就会在那上面过一夜。”他用手指着离路约二百码远的一排石塔，在苍茫的暮色中，看上去就象一排绞架。

他们继续朝前走，渐渐加快了速度，直到海水回潮到一里外的地方才收住脚步，站在那里注视着海水漫过的道路。然后慢慢转身往回走，潮水紧紧地跟在他们身后涌来。

“就是在这里，我得到了平生最了不起的启示，”莫泊斯满意地说，“人并非生来渺小，大人物也来自于平凡。”

几分钟后，一位客人独自停了下来，背过身去面对那黄昏中翻卷得越来越紧的黑水。他低下头来，注视着海水缓缓爬过石头上的裂缝，注满他鞋上的格子小洞，淹没他的鞋。

他身材高大，肩宽背阔，从倒映在海水里的影子看去，他那穿着厚羊毛衫的身躯巍然屹立，这是一个不多言多语、遇事镇定自若的人。

海水开始轻柔地撞击他的脚踝，他好奇地凝视着这诱人的水，眼睛映成了绿色。他不动声色地仔细观察着渐渐被海水吞噬的双腿，然后缓缓转过身来，落日的余辉照在他脸上，这是一张只有三十多岁的年青的脸。他发现朋友们已走到坡顶，在薄暮中象是一组剪影。这

时海水已赶过他百余码远。他再次低头看看已漫过小腿快到靴顶的水，突然在水里迈开腿步，奋力排水前行，直到把它远远地甩在后面。

其余的五个人都在道路尽头的小山包上等着他。他默默地走近了他们，大家都回头远望：那些石头已被水淹没，只有绞架似的石塔还孤零零地露在水面上。

追上来的这位客人挽起莫泊斯的手，向小车走去——一种十分自然且自信的姿势。

“你是对的，”他说，“关于人的渺小这一点，你是对的。”莫泊斯瞟了他一眼。“但你知道原因何在吗？我告诉你，如果一个人一生中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他就会变成风云人物。”

“可是，查尔斯，”莫泊斯笑道，“我认识许多令人讨厌的英雄。”

客人打断了他的话。

“讨厌是对英雄的否定。”

“这就是你等在那里让水把你卷走的原因吗？”

“天啊！弗朗西斯，我总是刚感到害怕就走开的。”

这是实话。他松开莫泊斯的手，转向一位女郎，轻轻地喊了一声艾格利斯，就说起了悄悄话。她风度优雅，华贵冷漠，十分自然地转身对着他，他们沿着狭窄的路朝前走，直到莫泊斯驾车从后面追上来，才止步上了车。

在他父亲眼里，莫泊斯是堕落的。他和家庭格格不入，衣着过分华丽，特别讲究饮食，他认识的许多人是

父亲不信任的，而且只喜欢管理他的公司和地产，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

他刚结婚的时候，父亲认为这位儿媳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只要你听到她的名字，就会知道她在哪儿住过，进过什么学校，她的朋友是谁，甚至她的孩子们的名字和她的思想。因为只要她在想，那她想的一定和你想的完全一样。后来，在丈夫的影响下，她抛弃了自己那个阶层的俗套，竭力模仿他。那些在他是极自然的东西，对她则成了一种负担，一种搞错了的负担。

卢瓦蒙第埃是她的伊甸园。她只带了一个女仆来到这所斯巴达式的别墅。作为一个称职的女主人，她十分朴实地招待客人，总是鼓励他们多喝酒，以便于自己能喝得更多。她发现喝酒是一种直接的乐趣，可以增进她的舒适感。

莫泊斯对此毫不在意，妻子的体形没有发生变化。他自然对她感兴趣。

十点钟，漆黑的夜空已是群星闪烁。他们在院子里围着一张大桌子坐下来。风信子花的香味从花园里的树丛中飘了过来，周围是矮小、多刺、盘根错节的橡树投下的树影。在岛上的这个地区，橡树就是树王。桌子上，牡蛎子肉刚撒下去，煎鲈鱼又端了上来。

艾格利丝·特·比桑是查尔斯·斯德恩建议请的客人，莫泊斯安排她坐在自己左边。正如他希望的，她是一位迷人的女郎。斯德恩挨得很近地坐在她的下首，接下去是海伦以及海伦的一位表兄弟，莫泊斯老是记

不住他的名字。“唉，”他想，“真是不合情理。”再往下是梅娜妮·巴海尔，她很漂亮。莫泊斯和她妻子的所有不漂亮的朋友都断绝了来往。

由于斯德恩坐在旁边，海伦显得有点心神不定，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真正的根子就深得多了。卢瓦蒙第埃是她的家——莫泊斯让她按自己的愿望来管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儿是她的世界，她的世外桃源，她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她让自己的朋友到这里居住。她的朋友——那些极普通的人，那些她了解其言行并期待他们成为家族的朋友的人，那些适合在这里居住的人。

斯德恩是她丈夫的朋友之一，他风趣，有魅力，有教养，对这些她并不挑剔，但他是一个未知数，一个不好分类的人，和她丈夫所有的朋友一样，是外人。因此也是不可靠的，或者说的不随和的，艾格利斯·特·比桑也一样。

平时，莫泊斯并不介意和巴黎的社交圈子隔绝数日。他或者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周围的美景，或者表现得像个十足的外客，尽量逗乐或捉弄每一个人。

每当朋友们聚集在这里过周末，妻子总是允许他带自己的客人来，否则他会变得坐立不安，然而今天晚上，她一下子就对自己的这个弱点感到懊丧。

查尔斯·斯德恩和莫泊斯是十四个月前在纽约相识的，第二次见面是三个月以后，在新德里。莫泊斯去出差，斯德恩仅仅是在那里，他没有做解释，仿佛也没

什么可解释的。

他坦率地对莫泊斯承认，他很熟悉巴黎，经常到那里小住，也认识一些人。

一次莫泊斯问起他的职业，他回说是写作，但没人真正相信这话，他仿佛在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不，不完全是乐趣——更多的是生活的完美。他从来没给人留下为了写作而冥思苦索的印象，给人的只是自信。他从不打击别人，籍以抬高自己，常常以一种随和的不带偏见的方式待人，那些和他交往的人在他面前从不会起疑心。

他为什么要写作？到底写什么？

这的确是模糊的，斯德恩给莫泊斯看了一本已出版的描写马来西亚丛林战争的小说，约有八十页。他除了对这个职业感兴趣，再没别的了。这是他自己说的，在马来西亚战争中，他曾作为一个观察家去那里，并且成功他使人们相信，他将写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帮助全世界理解这场大不列颠军队为保护自己不被革命同化的战争，因而得以接触丛林中的一个伞兵连队。

这本已出版的书是用笔名写的，书的内容与其说是为一方进行政治辩护，倒不如说是研究人类处于重压下会做些什么。随后的几个月，莫泊斯在报上读到两篇用那个笔名署名的文章，是在不同的地方用对立的主题写的。

他对斯德恩越来越感兴趣。最初，他以为他是英国人，或美国人，或者是大西洋岛国的人。一次他偷看了他的护照，才发现他是爱尔兰人。

一个月以后，他问斯德恩，他是否是爱尔兰人，斯德恩坦白而坚定地望着他，说他不是。

他刚从摩洛哥回来，正在讲他在那里的所见所闻。

“这种完全的利己主义独裁统治，真是闻所未闻。国王为他自己的利益剥削国家，仿佛国家是一小块领地。他生活奢侈糜烂，但又十分恐惧，惶惶不可终日。他把自己关在宫殿里，周围布满岗哨。人民都恨他。因此，他不敢用自己的专机，常常在事先不打招呼的情况下强行征用民航班机，这样就没人能在飞机上暗杀他。多么胆小的可怜虫，尽管手中拥有那么大的权力，却和一个愚蠢的花花公子没有两样。”

“你在撒谎。”

斯德恩望着桌子的另一边，莫泊斯用手搂着他右边的那位女郎。

“亲爱的梅娜妮，这太过分了，我不习惯于这种激烈的措辞从你嘴里冒出来。海伦是不是又给了我们太多的酒？”

“也许是吧，”她半嗔半怪地说，“他在撒谎，早先他同意你的观点，‘没有人天生就是大人物’。在海边，他又说‘刚感到害怕就走开’，那他讲的国王又是怎么回事呢？说他是一个生活在恐惧中的愚蠢的花花公子？”

“你是对的，”斯德恩礼貌地耸了耸肩，“我为他撒谎，但不是为自己。”

梅娜妮挥手打断他的话。尽管她不愿发表长篇大论，但开了口，就滔滔不绝。

“不止这一点，你完全错了，男人都是天生的可怜

虫。听我说，我结过婚，我丈夫就是我遇到的最普通的人，就是为了这一点我才和他结婚的。他的生活平淡无奇，做事总是循规蹈矩。”

“你是个爱挑剔的寡妇，梅娜妮，”莫泊斯笑着说，“我可不敢作你的丈夫。”

“我才不会嫁给你。结婚就是这么回事。为了证明你的错误，我给大家讲一件秘密。我丈夫工作很细致，然而他的死却很蹊跷。如果照你的说法，那是他害怕的原因——而不是喝醉了！”

斯德恩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其余的人都陷入了尴尬的沉默中。

“为什么要提起这些往事？”

“查尔斯！”莫泊斯说，“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我不想再听。”

“我丈夫在空军部队供职。那是四年前的事。一九六八年三月的一天，他驾机把参谋本部长官阿勒赫将军从留尼旺岛送返巴黎，飞机起飞时不幸坠毁，机上所有的人无一幸存。”

“我不能反驳你。但我觉得你丈夫的死并没有什么轰动的地方。”

“可是他们对这次事故不作任何解释，只是把残缺不全的尸体从印度洋上那个荒凉的小岛上运回来，让我们不明不白地埋葬，然后私下暗示说飞行员喝醉了。真是弥天大谎！”

“你可能不知道，查尔斯——”莫泊斯把手放在她的臂上打断了话头。他起身探过桌子，以疲惫的神情解

释一个外国人可能不懂的事，“每当有要员在事故中遇难，一些人就会大声疾呼说这是谋杀。我们的想象力是疯狂的，可我们的行动则不完全一样。”

她又回到了座位，灯光从后面射过来，留下了她微微斜着头的影子，她耳语般的话使莫泊斯陷入沉默之中。

“我希望自己相信这是一场事故，我希望保持记忆中的他仍是那么普通平凡。可我做不到。他们确实撒了谎。可怜的托马斯，他的生活很有规律，从来不喝酒，根本谈不上酒醉。”

斯德恩转动着双眼，他目光炯炯，清澈照人。莫泊斯抬起头来望着他，轻松地舒了一口气。

“好啦，看来我们得举行一个仪式，”他喊道，“再来一瓶，我们为纪念他干一杯。梅娜妮，你错了，那个地方不是被上帝抛弃的小岛，你在这个问题上有偏见，它通常被人称之为‘诗人之岛’。”

第二天清晨，莫泊斯和斯德恩骑马来到岛上平展的草地。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斯德恩觉得周围的一切很象是意大利的早晨：蔚蓝色的天空，白云飘拂，初升的太阳放射出万道金光，沐浴着大地。莫泊斯告诉他，这里的早晨都是这样的。他们轻快地走过松软的草地，直奔戈瓦斯。抵达那里的时候，刚刚涨潮，石头小路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海草变成了珍珠般的软床。他们停住脚步，饶有兴趣地观赏着这一切。

“那位梅娜妮真是一个怪女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事？”

莫泊斯没有立即回答，他骑在马上向戈瓦斯方向探出身子，用力呼吸一口海水的腥味。

“她是一个可爱的女人，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她丈夫叫巴海尔，是一个非常平凡的飞行员。你可能知道她父亲的名字，叫罗让特。”斯德恩慢慢地点了点头，“他是一位抵抗英雄，曾经在二次大战中被纳粹俘虏，受尽折磨。他现在仍然活着，但仅仅是活着而已。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活过来的，他的一半内脏却被纳粹割去了。她的母亲也是一位抵抗英雄，被捕后受尽折磨而死。我听说德国人把她的尸体剥成碎片送回来埋葬，以杀一儆百。”

“这就是她为什么嫁给巴海尔的原因。梅娜妮生活中需要的就是平静和安宁。他们把巴海尔的尸体送回来给她埋葬——尸体已成碎片，多么可笑的命运。

“这是一场事故吗？”

莫泊斯耸了耸肩，催马向前奔去。

“趁着潮水还没涌上来，我们沿着岸边回去吧。”

下午，斯德恩建议梅娜妮沿海岸散散步，如果有兴趣，可以绕小岛转一圈。这样，梅娜妮可以加深对他的了解。

斯德恩身材高大——保护自己轻而易举，然而一旦情况需要，他又能矮得出奇。这是一种奇特的性格，可他表现出来却毫不做作。由于他的线条匀称，性格温和，没人知道他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其实他平时的表现